



食事



薯蓣汤

□杨清丽

这天逛街走累了,走进一家冷饮店,我的目光立即被菜单上“薯蓣汤”的饮品吸引,心想这不是地瓜干加水煮成的吗?什么时候从主食变身成饮料啦?怀着好奇的心情,我点了一碗“薯蓣汤”,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,地瓜片入口即化,汤水爽滑甘凉,比记忆中的味道还要香甜。

过去,家乡不种水稻,大米显得极其稀有。那时我家一年至少有三百多天都在吃地瓜和薯蓣,长辈们会时常念叨着“七月三顿饭”,是指在农历七月,因为要祭祀,所以这个月才能吃到三顿米饭。“地瓜能抵一年粮”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,每年家中立冬前后收的鲜地瓜能吃到开春,而地瓜干则往往能贮存到来年地瓜成熟时。

正常的地瓜干是灰白色的,要是看到地瓜干中间有点发黑,大多是晾晒过

程中淋过雨。正如闽南俗语所说的“立冬雨,烂薯蓣”,如果曝晒时大雨不期而至,淋了雨的地瓜干就会腐烂,无法再食用,只能用来喂猪。

因为地瓜干的保存要点是防潮。一直以来,母亲在贮藏地瓜干时,会准备许多透明的小塑料袋,分别装入约三斤左右的地瓜干后,还要放进几片干紫菜来吸潮,最后拿绳子绑紧袋口。我曾提出过疑问:“为什么不用几个大袋子来装地瓜干?”母亲的回答是,装有地瓜干的袋子打开后,空气中的水分会容易“跑”进去。用小袋分装,可以防止地瓜干因受潮而变质、长虫。

煮薯蓣汤需要掌握一些技巧。首先是清水要没过地瓜干几厘米,煮沸后还要继续煮五分钟左右,直至地瓜干变成黄褐色。这时,每片地瓜干都会保持完整的形状,依然是椭圆形,这就是闽南

人俗称的“薯蓣饼”。“薯蓣饼”烹煮到“七分熟”时,吃起来比较硬,很有嚼劲,是家里孩子们很喜欢的一种零食。母亲每次煮薯蓣汤,总会手疾眼快地捞起几片“薯蓣饼”,放在碗里晾凉,之后用来给孩子们解馋。把部分“薯蓣饼”捞出后,母亲通常会往锅里添加一些凉水,并用大火继续加热,这个过程中,她不会再掀开锅盖,因为要避免水蒸气“跑掉”。有了蒸气的帮助,地瓜干不会热胀冷缩得过于明显,也不易碎裂。最后等到汤在锅里上下翻滚,母亲才会赶紧拿锅勺去搅一搅,这时的地瓜片就变成了碎状。地瓜干的质量好不好,从碎片的大小能大致判断,如果能碎成泥状,俗称“薯蓣很绒”,这便是最优质的地瓜干,吃起来味道清淡,还带着一抹甘甜滋味。

记得有一次,一些淋了雨的地瓜干

怎么也煮不烂,母亲只能用锅勺用力压碎。孩子们吃薯蓣汤时,都抱怨没有什么味道,我还偷偷在汤里加入一大勺白砂糖,调成糖水。母亲却佯装不知道,只是笑着问:“糖罐里是不是钻进了老鼠?”

如果在煮地瓜干的汤中加一些米,煮成的地瓜粥就是闽南语所称的“薯蓣糜”。它的煮法是将大米与地瓜干同时倒进锅里煮开,烹煮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入一些冷水来调和。同样是一道好吃的主食,这些地瓜干有了白粥的“入伙”,口感变得愈加可口滑顺。白粥有了地瓜干的加持,吃起来会十分清甜爽口。

现在,又吃到久违的薯蓣汤,一下子就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,这道被我珍藏在心底的美食,不仅是能唤起乡愁的老家美味,也是带着童年滋味的食物,里面还包含着让人难以割舍的母爱的味道。



真正的发现之旅,不在于寻找新的景观,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。



红猫

□叶苇航

我家楼下的这只猫,没有主人,但是它又不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流浪猫。这只猫的毛发颜色是红白错杂的,我们都叫它“红猫”。红猫五六岁了,据说生过好几只小猫,但它如今依然身手敏捷,擅长捕捉老鼠。

红猫没来的时候,我们小区里的老鼠很猖獗,白天都敢明目张胆地在下水道口钻进钻出,也经常爬到住宅外墙的塑料水管上,如入无人之境。但因为红猫“接管”了小区的一些犄角旮旯,很快的,老鼠都闻风遁逃,行径也收敛了不少。

红猫看似无家可归,却又处处为家。我家楼下的几个储藏间,都成了它的歇息地,整栋楼的住户们,大多成了它的主人。大家平时会把一些剩菜剩饭,比如鱼骨、鱼头、鱼尾、猪骨头等拿来投喂它。不挨饿的红猫,被“养”得很漂亮,浑身的毛发带着光泽,一双眼睛看起来亮晶晶的,犹如一对宝石,还带着绿莹莹的光彩。最可喜的是,红猫的脾性很好,很愿意跟人亲近,每当我走进小区,看到它躺在阴凉处休息,就会俯下身去抚摸一下它的背。对我的举动,它只会“喵喵”地叫几声,表示自己不反感我的爱抚与亲热。当我起身要离开时,它会挺起身子,很惬意地伸个懒腰,好似跟我随意地道个别,然后便快速地溜到别处去了。

猫和狗待人的方式不同。狗有时表达喜欢,会与人有些亲密接触,比如蹭一蹭人的手脚。但是猫大多不会,它们看起来有些“高冷”,对人表示友好时,最多就是看一眼,然后“喵”地叫一声,算是打个招呼,颇有“点到辄止”的意味,行为看起来既有趣又带点优雅,红猫也是这样。

如今毗连储藏间,开了一家补鞋店,店主时常会关照红猫。红猫平时就喜欢在店外休息,尤其是摆在店口的花盆下方,仿佛成了它的固定居所。不久前的假期,补鞋匠回老家探亲,楼里不少住户也外出,红猫因此遭遇了一个“困难时期”。这天我从外面回来,没有看见红猫的身影,走过去那个花盆底下瞧一瞧,也是空荡荡。我连续召唤了几声,依旧没有得到红猫的回应。见我有些担心,妻子安慰说:“估计是跑去远处觅食了,这红猫真是可怜。补鞋匠不在,它就只能忍饥挨饿,我们这几天给它送点吃吧。”

当天吃过晚饭,妻子便带着一堆“猫食”去召唤红猫。听到妻子在二楼呼唤,躲在不远处的红猫终于“喵喵”叫着回应了。不一会儿,它便踩着细碎的步伐,乐颠颠地跑过来,看到妻子将一大堆食物放在花盆下,它立刻就低头狂吃起来。

隔天,我和妻子外出,刚走到楼下,就看见红猫趴在花盆下拨掌“洗脸”,它一见到我们,尤其是看到妻子,马上就“喵”地叫了一声,像是在亲热地打招呼。妻子俯下身,摸了摸红猫的背,它趁势一翻身,四脚朝天地亮出自己的白色肚皮。妻子见状,笑着把手搭在红猫的肚皮上,只见它先是缩了缩身子,很快又把两只手掌撑开,轻轻地放在妻子的手背上。看到这个场景,我突然想起一篇介绍动物知识的文章,当中提到过红猫摆出的这个姿势叫做“掌上开花”,听说猫会做这个动作,是表示“很放心,很开心”的意思,就像人感到心花怒放的时候,脸上会绽放出如花般的笑容一样。

情到深处,掌上开花。红猫这位朋友,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小区居民相处的过程中,似乎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肢体语言,与我们进行无声的交流,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表达着感谢。



古诗中的飞鸟意象

●鸿雁:古诗中将它指代为传递书信的使者,象征着思念、思乡、离别等情感。
出处:鸿雁西南飞,如何故人别。——王勃《寒夜思友三首》

●鹰:象征着勇猛和力量,也被用来形容英勇、有抱负的人。
出处:凄风浙沥飞严霜,苍鹰上击翻曙光。——柳宗元《笼鹰词》

●鹧鸪:象征着旅途艰险、离愁别绪,古诗中常作为一种烘托思乡怀人之情的意象。
出处:宫女如花满春殿,只今惟有鹧鸪飞。——李白《越中览古》

村路弯弯,乡情悠悠

□郑文庆



近日参加团建活动,我与同事坐在缆车上放眼四望,眼前的村路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袅袅升起的炊烟弥漫在初夏的晚霞里,缥缥缈缈,轻轻柔柔。看着这个熟悉的场景,我不禁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,记忆的闸门也瞬间被打开。

我儿时生活的老家,在戴云山山脉腹地的一个小山村。那时候,烧柴做饭是村里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。每到做饭时,家家户户的屋顶烟囷上,都会飘出缕缕炊烟,犹如一朵朵盛放在天空中的花,给乡村增添了几分鲜活和几多色彩。记忆中,每日清晨站在我家二楼的露台,一眼望去,就能瞧见从不同屋顶上冒出的炊烟。与晨光交织在一起后,这些炊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,仿佛把整个小山村拥入金色的霞蔚中。

后来,我外出求学、工作,家里其他兄弟姐妹也奔赴各自的岗位,先后在老家、城关等地安家。大概是儿时回老家生活的缘故,住在城里的我时常会梦见乡下的情景,看来,是乡村情结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。

我一直很喜欢乡村里的纯朴情感。这种情感无须多言,仿佛天生存在一般,一直绵延不绝,就像是村中那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小溪,也像是那棵立在村尾看四季轮替的老松树。这棵拥有蓬勃生命力的松树,是初夏时节里最耀眼的一抹绿色,也犹如一位守望者,静静地守护着老家的温暖一隅,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。如今在那片树荫下,依旧能见到天真烂漫的孩童,也能遇到如胶似漆的年轻情侣,还能碰到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
我每次回老家,母亲总会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。而每次准备回城时,母亲会将我的车子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如果说母亲对我的这份情感,像是连绵的戴云山和潺潺的浚溪水。那么,我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,就如同人体中的大动脉,血肉相连。平时,我们彼此之间,或许偶尔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论得

脸红耳赤,但是,只要从各自的“小家”回到这个“大家”时,仍会互相嘘寒问暖,小酌畅聊。每当兄弟姐妹中有人因工作或琐事要离开老家,其他人都会一起出门送行,直至看着车子消失在村路的尽头才会回家。

对我来说,与乡亲们的情谊也是难以割舍的。记忆里,每当农闲时或是下雨天,家里总会迎来不少客人,乡亲们聚集在一起,或是闲话家常,倾诉心事,又或是为各自遇到的困难事,出出主意。有时家里还能收到一些邻居的“伴手礼”,比如强伯提来的一筐红心地瓜,英婶送来自家种的时令蔬菜。仔细一想,这些都是乡亲们最自然且最朴实的情感表达。正如《故乡的云》这首歌曲中唱的:“那故乡的风,和故乡的云,为我抚平创伤。归来吧,归来哟,浪迹天涯的游子……”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有根可寻,有故土可归,值得倍加珍惜。

从弯弯的村路上走来,又从弯弯的村路上走去,这样的情景在一代代家乡人的生活中循环往复、周而复始。我突然想起,自己已经许久没回过老家了,不如趁着这个周末,回一趟老家吧,说走就走。

安溪山多,竹林也多,尤其是我老家西溪边的那片竹林。这片被家乡人称为“童年五味瓶”的竹林,也时常让我怀念。那片竹林何时种植,已然无从考究,但从从我记事起,竹林就一直十分茂密,大概是闽南多雨水的缘故。竹林的地面,总是铺满了浅黄色的落叶,厚厚的好多层,踩上去感觉十分松软。儿时的我常会和小伙伴们在竹林间玩捉迷藏、模拟打仗等游戏,如果玩累了,大家就在竹林里小憩一会儿,我还会趁机回想一下新学来的知识。那个时候,总觉得这就是五颜六色的年华,既愉快又充实。

想来有趣,从古至今,许多人爱竹。诗人吟竹,画家画竹,凡人如我也爱竹。后来翻阅文献资料时才了解到,在唐朝时期,就有“司竹监”一职,是专门负责“植竹”的工作。而从宋代文人苏东坡发出的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感怀中,也能看出,这位才子不但是爱竹之人,竹子还是他感悟生命的一种“菩提”。

印象中,竹子以其广泛的用途,给爱竹之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童年时,我和玩伴有时会一起去砍竹子,在一小节竹子上钻几个孔,制作成一个简易的竹笛,并用它来吹奏不同的曲子。过去,我家有一位老邻居对竹子很有研究,他能依据竹子的硬度、大小和质地,量材选用,由此制作出竹篮、竹椅、竹梯、竹筛子、竹箩筐、竹蒸笼等各种精美的竹器。如今看来,他做的那些有趣的竹器,当时仅是充当生活用具,实在有些可惜。

闽南地区的夏秋时节,不时会有台风来袭,但是那片竹林即使遭受风雨多遍袭击,仍旧枝繁叶茂,诚如郑板桥在诗中所描述: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而每年春回大地,一场春雨“润无声”后,林中的竹子又会迸发出新的生命力,没过多久,萌

那片竹林

□赵郭峰



绿的笋芽就开始探头探脑,拔节比赛似的向上生长,一天一个模样。

不少闽南人爱吃笋,比如我就把一碗春笋比作“舌尖上的美味”。过去每逢二月上旬,我想吃笋了,便会呼朋引伴,一起去那片竹林或者远山的竹海中挖笋。在不破坏竹子的鞭、根和芽的同时,大家会小心翼翼地刨开湿润的土层,各挖一些竹笋带回家。这样“想笋、挖笋、吃笋”的日子,往往能持续到四月上旬。新鲜的竹笋一到家,我总要先快速地剥掉笋衣,让光滑嫩白的笋肉露出来。或蒸煮,或炒焖,简单处理一下即可品尝。刚出锅的竹笋拥有鲜嫩的口感,香气在入口后会逗留在齿舌间,让人回味无穷。一时吃不完的鲜笋,我有时就拿来做成酸笋或是笋干,这样能让竹笋贮藏更长的时间,直到入夏后也能食用。

岁月无情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那片竹林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,如今每当与亲友聊起老家,特别是到了竹笋上市的季节,一吃到新鲜的竹笋,我就会格外想念那片竹林。

回首



初夏的光阴

□彭海玲

也能化解无形的压力。

初夏的夜晚,很适合去独自散步。小道两旁亮起的灯火,与如水的月光一起轻轻地洒在地上,抬头一瞧,还能发现有璀璨的星河相伴。此刻,只需要适当放慢脚步,就能悠闲地享受这份惬意时光。

最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,莫过于初夏的滋味。不久前,我家附近的杨梅树迎来了它们的“高光”时刻,一颗颗杨梅逐渐褪去青涩的外表,红得透亮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犹如红宝石般点缀在绿叶中。当中不少已经熟透的果子,挂在枝头还有些摇摇欲坠。凑近一瞧,会发现这一树的杨梅,不仅个头大小均匀,果子表面还镶嵌了一个个“小刺”,看起来质感绵软,多汁多水。

采摘杨梅一直是初夏的一大乐趣。过去在老家,我就时常与小伙伴一起提着篮子,拿着剪刀,兴致勃勃地穿梭在杨梅树林中采果子。摘杨梅时,大家总是格外谨慎,因为杨梅很容易受伤,一旦受到挤压,口感会大打折扣。



四季



初夏,是一段曼妙的时光。春日的妩媚还未消退,盛夏的热情又未至极,初夏,很好地缓和了落差,来得恰逢其时。

清晨,阳光照进屋内,一片锃亮。明晃晃的阳光,是初夏最灿烂的脸庞,温而不燥,暖而不灼。我从床上坐起来,揉揉睡眼,双脚挤进鞋子里,慢吞吞地挪到书桌边,推开窗户,深吸一口气,感受清风送来的微凉,顿时就清醒了。

往窗外一瞧,发现花儿们都开好了。有凤凰花,也有蓝花楹,这些带着醒目色彩的花朵,在微风中翩翩起舞,散发出深深浅浅的香气。不远处的院子里,有随风摇曳的柳枝,也有叽叽喳喳的鸟雀,它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迎接初夏。

午后,阳光渐渐变得有些炙热,但也不必担心,约上几位好友,找一处树荫,或是到湖边的草坪,坐下来,聊聊天,也能舒服地投入初夏的怀抱中。毕竟,到真正炎热的盛夏,还有一段距离,此时小聚,可以消除生活的烦恼,